

纪念彭桓武院士诞辰110周年

科学最重名利最轻



编者按 2025年10月6日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奠基人之一、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创所所长、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（1915年10月6日—2007年2月28日）诞辰110周年纪念日。他领导过原子弹、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，并培养了几代物理学人才。本报约请贺贤土院士和熟悉彭桓武院士的作家，共同回忆老一辈科学家纯粹真诚、以学识传递薪火的人生故事。

贺贤土忆彭公：虚怀若谷，善育良才

□ 吴明静

面对讨教，鼓励“新人”大胆探索

“彭公是一位虚怀若谷、心地光明、厚待他人、善育良才的大科学家。”这是理论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对彭桓武院士的深情回忆。

1963年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入非常紧张的阶段。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贺贤土被安排做“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问题”的课题。“过早点火概率”是评估原子弹爆炸失败风险的重要问题，接受新任务的贺贤土十分振奋，但面对各种复杂现象，一时无从下手。他就鼓起勇气，去请教彭桓武先生。

被科研人员尊称为“彭公”的彭桓武，当时已是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、核武器理论研究的负责人，但他没什么架子，经常到办公室了解工作进展，工作人员们都�认识。作为“新人”的贺贤土找他，彭桓武不但觉得被打扰了，反而很高兴。彭桓武对“原子弹过早点火概率问题”也非常感兴趣，就鼓励和指点贺贤土：“那个非线性积分-偏微分方程有点怪，你不要害怕，大胆往下做。”

彭桓武是大物理学家，不仅对物理概念的理解精准透彻，

在氢弹理论突破时期，彭桓武和其他专家倡导学术民主，那时研究所里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，经常召开学术讨论会。不论是大专家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每个人都可以上台去讲氢弹的相关理论，每个人也可以对别人的设想提出不同意见。彭桓武特别注意鼓励年轻人，还点名让年轻人发言，只要言之有据，就会夸赞：“很好！”

贺贤土记得，有一位年轻人在讲台上作报告，彭桓武坐在讲台下面听。听到某处，彭桓武插嘴说了两句，那位年轻人说：“彭公啊彭公，您的思想已经包含在我的思想中了！”在场的听众哈哈大笑，那位年轻人顿时变得不好意思，但是彭桓武也只是微微一笑，并不在意。

没有什么架子，从不居功自傲

1969年，在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现场，贺贤土参加一个坑道自封问题的讨论会。彭桓武讲述了自己的计算方法，于敏先生谦虚地跟他说：“我给您做些补充。”彭桓武听完“补充”，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计算有问题，就毫不犹豫地说：“老于说得对，就按老于的方法办。”贺贤土回忆道：“他是那么坦然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他平日里也常与我们谈起，受人尊重的人不会以自己的意见压人，谁对就听谁的；他还说过不能太相信权威，这对研究工作不利。”

彭桓武在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时，就要求科研人员：原子弹研制不仅是工程问题，更是科学问

题，要用科学态度来严谨对待。他以身作则，严谨求实，虚怀若谷，影响了核武器研制团队的学风。

他最为人称道的故事，是谢绝领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奖章，并题词：“集体集体集集体，日新日新日新”。这十四个字包含了他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深刻认识——核武器事业是集体的事业。

像彭桓武这样朴实谦逊、从不居功自傲的大科学家，他们的品质与风范，不仅给予后人精神上的指引，其实也为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指出了必由之路。

（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政工师）

彭桓武题词
“集体集体集
集体，日新日新”。
侯艺兵供图

▶彭桓武肖像
侯艺兵 摄



◀2017年春节，
贺贤土向笔者展示彭桓武要求他学习的数学书。
吴明静 摄



彭桓武与陈能宽的诗词缘

200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，在北京市中关村黄庄，彭桓武（左）与陈能宽（右）两人肩并肩坐在一起，聊起彭桓武与陈省身院士曾经一唱一和的双文诗（原诗用英文和中文各写一遍）手稿。

两位老人一个90岁、一个82岁，像一对顽童，你一句我一句地低声诵读起来。他们时而讨论某个字词的用法，时而切磋某个英文的读法。陈能宽指着诗作原稿，一边读一边品味，笑着说：“这手稿我当文物收藏了。您还记得几年前给我对的下联

吗？那简直是‘妙对’啊。”原来陈能宽与彭桓武也有一段诗文往的经历。1996年底，彭桓武收到陈能宽的来信，内附对联上句：“回顾三十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：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彭桓武不久便寄去下联：“俯瞰洞庭湖内外，乾坤日夜浮：洞庭波涌连天雪，长岛人歌动地诗。”旧作重提，彭桓武解释说，这里面用了假借，洞庭湖泛指全国，而长岛人泛指中华儿女。陈能宽连连称赞：“这是一副很难对的对子，对得好、对得好！”

（侯艺兵）

图①：1966年国庆节，天安门城楼，左起朱光亚、彭桓武、邓稼先。 张爱萍 摄

图②：1959年，彭桓武（左）、何泽慧（中）、黄祖治（右）在北京房山401所反应堆建设装置前。 黄萌供图

图③：1984年彭桓武在家中工作。 侯艺兵 摄

图④：彭桓武先将诗写在练习本上，然后再录入电脑。 侯艺兵 摄

□ 侯艺兵

我给彭桓武先生拍照片，算下来前后有几十年时间。从最初的忐忑，到后来的登门拜访、专题采访，再到打个电话就能“推门而入”，我慢慢地走进彭先生的晚年生活。

他从未因为我要照相而换身衣服，甚至连正衣襟的动作都没有。他的夫人刘秉娴去世以后，彭桓武每天自己做饭，挽起的袖子上油渍麻花。但是你爱怎么照，就怎么照，他才不管你。他在书房里，把几十年来写的诗词，誊抄在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上。我劝他输入电脑里保存。后来单位给他配了电脑，彭先生才对我说，还是存进电脑方便。

到彭先生家去的次数多了，只要一见我带着相机，他会说：“你又到我这里来挣稿费了。”说话总是直来直去。

2002年，受所里委托，我到彭桓武家里收集文物。老人让我在屋子里面随便找，认为有用的物品就拿走。

我发现一本旧书中竟夹着一张八开大的粉色号外，上面赫然写着“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号外”，落款是中國人民解放军第21训练基地。这份号外存世极少，我从未见过。我接着翻检，又找出一张粉红色的请柬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，马兰基地举行宴会的请柬，并标有“第一桌第X位”字样，注明了彭桓武参加宴会时所坐的位置。这张巴掌大的请柬也十分珍贵。我说：“这张号外和请柬，我们都想收藏。”彭先生一挥手：“你拿走吧。”

书架上还有彭桓武在不同时期出版的著作，我接着说，“您那几本著作，一并交九所保存吧？”没想到彭先生直接怼了我：“号外和请柬你拿走，书不给你，你们所可以去买，我不送。”这份对自己著作的“执拗”，反倒更显他的纯粹。

2007年，彭桓武去世，享年92岁。坦率真诚，这位老科学家活得就像一面清澈透亮的镜子。

（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原副编审）



本版底图由视觉中国提供

坦率真诚，他活得像一面清澈透亮的镜子